

• 者 讀 的 誌 雜 • 誌 雜 的 者 讀 •

書城

• 刊 月 半 •

第 二 卷 第 三 期



• 上海小姐王韻梅 •

小黑姑娘
聞一多死前的怪事

德國的臨時新娘

(特稿)

原子弹引起的疾病
人民的春天開始了

四川的「袍哥」

奎寧出世紀

蔣主席是怎樣的人？

屈原是虛構的人物嗎？

(特稿)

為什麼這麼的美國人歡迎德國人？

(特稿)

南京圖書館藏

卷之三

怡和布店

只此兩家

疋布 絨呢
羅綾 紗綢
式新 色花
真獨 我唯

眼科
劉子俊
所診
路跛黃號四

老鳳祥記元金店

漢口老寶盛金號

▲日設旗坊
精妙鮮飴
發兌獎金

中山大道
交趾路口

金言

大東書局圖書部文具部**聯合啓事**

本局由運到各機文具適于學校公司銀行之用茲為優待各界採用起見特
舉行大減價兩星開一律照碼八折又本局有鐵碳科用青銅國訂本中
學教科書業已大量運動歡迎同學校批購折扣特別優待外埠同業如願
長期經銷本局各項書籍者尤所歡迎備有特約經銷辦法函索即寄

地址：漢口交通路二十一號

號
五七七五
話一九八九

擦食兼宜

茶食宜兼萬病可治

歡惠顧無擇吉開六日先於材器馳名藝

迎任幕行本品
如交月醫藥
承易十

虎標永安堂

房藥大堂安永
道大山中口漢
號三四一一



称雄武漢

國宗堂號
註草於九月廿八日
隆慶丙辰初請
惠臨指導

現代廣告公司承銷圖

經濟通訊

經濟通訊

漢口三明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國 球 運 動



山音首種種稱稱稻穀

延長接收清查

勝利以後光復區接收工作的一團糟，使廣大的人民對政府發生反感。賀明的領袖，特地邀請了年高德劭的大員分區清查，期能挽回人心，給接收人員一個警懲。



讀者論壇

清查團在各地的工作都有着輝煌的表現，不僅拍了蒼蠅，而且打了老虎。這說明了政府這次人員的慎重，清查團工作嚴肅與決心。

就報上所發表的看，已經清查出來的固然不少，未經清查的還很多。我們希望各地

清查團一律無盡期的延長，不間時間的長短，務求澈底清查。此外，我們還要求法院別損毀了清查團美滿的工作成果，重視法律的尊嚴，予以合理的裁辦，不接受賄賂，更不接受關稅相衛的大員的說情。（繁）

借頭船清貪污

在行政機關一般的效率低落，貪污，無能的普遍現象中，尤其痛心的是海關標賣敵偽物資也公然舞弊，郵局多利用「票根未到」的藉口，遲遲不兌匯款。

海關與郵局，過去因有外人管理，比較有效率，少貪污現象，現在也深深地受了一般行政機關貪污舞弊的影響，實在是國家的損失。

政治道德日趨墮落，政府威信走向沒落，最高當局應該採取借頭政策，用重典來肅清貪污，整飭吏治，讓污墨之徒斂跡，使清廉者拾頭。（拔克）

內河航權問題

一個獨立國家，有自主的領海權，這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國際慣法，勝利後的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都已取消，內河航權恢復自由，當然毫無疑義。

但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內河航權收回以後，不談遠的地方，一條長江，到現在為止，還不能有為民衆服務的輪船，大量的為復員民衆服務，軍需頻繁，祇有強有力者有船可坐，有船可封，老百姓想從甲地到乙地，起碼要等半個月以上，你要冒險，便祇有木划讓你乘坐，而另外一個事實，則是小公司的輪船向你兜售黑市票，所付的票價，要比規定的價格，超過五倍以上，復員了一年多，宜昌還有四萬流亡的人，有家歸不得，望船而興嘆！想不到內河航權收回以後，國家輪船公司無船可走，私人輪船公司飽為投機，人民仍是無船可坐，貨物不能暢其流，使內地物價暴騰，讓我們看了，真不懂這是什麼一回事。（希珍）

在莫斯科市政當局都注意人民集會場所的建設，在中國呢？南京遠在抗戰以前，就有了國民大會堂的建設，確實給人民集會和政府舉行議會的莫大便利。

可是，上海和漢口就不同了，例如上海市參議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竟借不到一個會場，租用了一個「逸園跳舞場」來開會，民主政治走入荒淫無耻的舞場，豈非一大笑話。是見上海的資本家是多麼自私，沒有一個人來提議募捐建築公共會場的，富翁榮德生能以五十萬美金購票，後來案破匪獲後，才蔣鄉叔捐作公共事業用，由此證明上海的富者並不是不肯捐助，再如官救濟華北難民選「上海小姐」及「皇后」，也都說明了公共福利事業只要有提議，就會有人響應的。

讀者半月刊
第二卷第三期
冊五九月三十日出版
主編兼發行人 張四翼
社長 宋漱石
印刷所 武漢日報
發行所 蘇州泰記書局
各地經售處

第三卷第一錄

都會的恥辱

屈原是虛構的人物嗎（特稿）

漢口呢？和上海一樣，也是缺一個像首都「國民大會堂」那樣的建築物，希望市政當局社會賢達們注意！（高昂）

——漢口呢？和上海一樣，也是缺一個像首都「國民大會堂」那樣的建築物，希望市政當局社會賢達們注意！（高昂）

上海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南京 天地出版社
廣州 南光書店
成都 復興書局
西安 西京日報
重慶 中國文化服務社
北平 國際書報社
昆明 正義
青島 民言
萬縣 新生
長沙 開明書局
南昌 新潮書局
貴陽 文風書局
宜昌 武漢日報
武漢書局

李育仁

曹靖華

涂翔宇

董學



• 蔣主席 •

是怎樣的人？

— 迎接誕辰紀念 — 素描主席生活 —

蔣主席的經歷是一部現代中國史

，他那樣豐富地生活着，還沒有

個人能够充分理解他。

我覺得蔣主席的政治生活可以劃

分爲三個階段：三十歲以前是第一

階段，那一時期雖然也有許多燙燙

光榮的歷史，如集商從軍，考入保

定軍校速成科，以成績優秀保送日

本士官學校留學，和在杭州的革命

底傳奇故事，埋伏下後來革命的思

想和事業的基礎，可是在思想上講

，還沒有成熟，只是一種潛在的不

滿現狀意識；在生活方面好爲游俠

，——這一點是頗近於王陽明的新

建初學游俠，棄而佞佛，又轉而學

道，終乃宗儒。三十歲以後，遇見了孫中山先生，是爲第二階段，不

但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新的道德哲學

，並且帶染了孫先生的社會主義的

政治哲學，迨遊俄歸來，思想更加

新銳，承孫先生之命，長黃埔軍校

與共產黨作政治鬥爭似曾順從左右

勸告，對三民主義之實行，作若干

保留，如延長訓政，如對民主主義兩大政策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暫時不付實施，開了後來共產黨發榮滋長的道路。

當時江西國共軍事政治鬥爭的劇烈，那一時刷手輯了「曾左治兵語錄」、「胡林翼洋兵語錄」、「歷代禦寇要旨」、「威懾光兵法」等書，全

國保甲制度的實行，也導源於此，

五次閩勦之後，共軍西竄，蔣主席稍紓心腹之憂，關切全國的吏治

，他首先提出大學，中庸作爲最高

政治哲學：「黨政考核委員會」的設置，和行政三聯制的創行，都是

有所本的。一些承襲儒家道統的大

事業家深刻的影響了主席的政治思

想，和生活哲學，這就是他們以樹

立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爲國民最高道德標

準的緣故，而他的規範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在這裏得到解答！他每天

七時起身午睡一小時，十一時就睡

午，即枯木，看黃葉紛紛下墮爲樂，

時而仰七臘七吟七唐詩，時而哼七

兒歌，這算他一年中惟一的假期了

（即使星期日，他也照常辦公的）

到了下午，大公子經國來接他到復興園青年幹部學校去，看「夏聲

兒童手刺圖」演「陸文龍」上場，

他在南昌開始發動的「新生活運動」

，裏面就包含對西方人生活習慣的崇尚，不過很顯明的，他在第三

階段，已放棄革命哲學底理論與實

踐，他冀圖以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政

治哲學，用四維八德來維繫人心，並以

行政上倡導循名責實的風氣，並以

安內攘外，爲大政方針。

（二）勤。他的勤，就是儒家的

勤學勤奮，勤於工作，勤於研究。

（三）知。他的知識，那樣淵博

，了解得那樣透澈。光是「抗戰到底」的最高戰略指導，和抗戰中以

「不變應萬變」的外交指導，已儘

得使人心折了。稍爲稔熟行政界情

形的人都知道，多少年來，有兩種

非常的下行文，一是署「中正侍

×印」的文件，一是「手諭」，照

例不通過應行知會的主管業務各院

部會的，所以年來各院部會職輔的

削弱，不爲無因。

（四）嚴。主席儀表堂堂，兩目

含威，此外他還是異常篤念勤勤

，倘使國民黨早把民主政治實施，民

主主義左右的最大錯誤的，在於不

能盡力協助他對三民主義的實行，

倘使國民黨早把民主政治實施，民

主主義貫徹，今天的黨爭是可以避

免的，蔣主席是偉大的，但我們也

應該承認中國革命變質的事實。

誰使中國革命變了質呢？這個歷史的責任不必追究了，因爲實宏大量的歷史又一次把絕好機會呈現在人們之前，那就是：「和平建國」

這一歷史任務！我們相信蔣主席有力量推動人們走上這一條康莊大道。

演舉主席召呼飾陸文龍和王佐的宣

告，這裏可以引爲殊榮。

（二）勤。他的勤，就是儒家的

勤學勤奮，勤於工作，勤於研究。

（三）知。他的知識，那樣淵博

，了解得那樣透澈。光是「抗戰到底」的最高戰略指導，和抗戰中以

「不變應萬變」的外交指導，已儘

得使人心折了。稍爲稔熟行政界情

形的人都知道，多少年來，有兩種

非常的下行文，一是署「中正侍

×印」的文件，一是「手諭」，照

例不通過應行知會的主管業務各院

部會的，所以年來各院部會職輔的

削弱，不爲無因。

（四）嚴。主席儀表堂堂，兩目

含威，此外他還是異常篤念勤勤

，倘使國民黨早把民主政治實施，民

主主義貫徹，今天的黨爭是可以避

免的，蔣主席是偉大的，但我們也

應該承認中國革命變質的事實。

誰使中國革命變了質呢？這個歷史的責任不必追究了，因爲實宏大量的歷史又一次把絕好機會呈現在人們之前，那就是：「和平建國」

這一歷史任務！我們相信蔣主席有力量推動人們走上這一條康莊大道。

今年是他的六旬整壽，去年在重慶渡他五旬晉九的壽辰之日很早就坐車到重慶郊區黃山別墅去避暑，一便一點，錯誤照例是四菜一湯。今年是他的六旬整壽，去年在重慶渡他五旬晉九的壽辰之日很早就坐車到重慶郊區黃山別墅去避暑，一便一點，錯誤照例是四菜一湯。今年是他的六旬整壽，去年在重慶渡他五旬晉九的壽辰之日很早就坐車到重慶郊區黃山別墅去避暑，一便一點，錯誤照例是四菜一湯。

（二）勤。他的勤，就是儒家的

勤學勤奮，勤於工作，勤於研究。

（三）知。他的知識，那樣淵博

，了解得那樣透澈。光是「抗戰到底」的最高戰略指導，和抗戰中以

「不變應萬變」的外交指導，已儘

得使人心折了。稍爲稔熟行政界情

形的人都知道，多少年來，有兩種

非常的下行文，一是署「中正侍

×印」的文件，一是「手諭」，照

例不通過應行知會的主管業務各院

部會的，所以年來各院部會職輔的

削弱，不爲無因。

（四）嚴。主席儀表堂堂，兩目

含威，此外他還是異常篤念勤勤

，倘使國民黨早把民主政治實施，民

主主義貫徹，今天的黨爭是可以避

免的，蔣主席是偉大的，但我們也

應該承認中國革命變質的事實。

誰使中國革命變了質呢？這個歷史的責任不必追究了，因爲實宏大量的歷史又一次把絕好機會呈現在人們之前，那就是：「和平建國」

這一歷史任務！我們相信蔣主席有力量推動人們走上這一條康莊大道。

（二）勤。他的勤，就是儒家的

勤學勤奮，勤於工作，勤於研究。

（三）知。他的知識，那樣淵博

，了解得那樣透澈。光是「抗戰到底」的最高戰略指導，和抗戰中以

「不變應萬變」的外交指導，已儘

得使人心折了。稍爲稔熟行政界情

形的人都知道，多少年來，有兩種

非常的下行文，一是署「中正侍

×印」的文件，一是「手諭」，照

例不通過應行知會的主管業務各院

部會的，所以年來各院部會職輔的

削弱，不爲無因。

（四）嚴。主席儀表堂堂，兩目

含威，此外他還是異常篤念勤勤

，倘使國民黨早把民主政治實施，民

主主義貫徹，今天的黨爭是可以避

免的，蔣主席是偉大的，但我們也

應該承認中國革命變質的事實。

誰使中國革命變了質呢？這個歷史的責任不必追究了，因爲實宏大量的歷史又一次把絕好機會呈現在人們之前，那就是：「和平建國」

這一歷史任務！我們相信蔣主席有力量推動人們走上這一條康莊大道。

（二）勤。他的勤，就是儒家的

勤學勤奮，勤於工作，勤於研究。

（三）知。他的知識，那樣淵博

，了解得那樣透澈。光是「抗戰到底」的最高戰略指導，和抗戰中以

「不變應萬變」的外交指導，已儘

得使人心折了。稍爲稔熟行政界情

形的人都知道，多少年來，有兩種

非常的下行文，一是署「中正侍

×印」的文件，一是「手諭」，照

例不通過應行知會的主管業務各院

部會的，所以年來各院部會職輔的

削弱，不爲無因。

（四）嚴。主席儀表堂堂，兩目

含威，此外他還是異常篤念勤勤

，倘使國民黨早把民主政治實施，民

主主義貫徹，今天的黨爭是可以避

免的，蔣主席是偉大的，但我們也

應該承認中國革命變質的事實。

誰使中國革命變了質呢？這個歷史的責任不必追究了，因爲實宏大量的歷史又一次把絕好機會呈現在人們之前，那就是：「和平建國」

這一歷史任務！我們相信蔣主席有力量推動人們走上這一條康莊大道。

（二）勤。他的勤，就是儒家的

勤學勤奮，勤於工作，勤於研究。

（三）知。他的知識，那樣淵博

，了解得那樣透澈。光是「抗戰到底」的最高戰略指導，和抗戰中以

「不變應萬變」的外交指導，已儘

得使人心折了。稍爲稔熟行政界情

形的人都知道，多少年來，有兩種

非常的下行文，一是署「中正侍

×印」的文件，一是「手諭」，照

例不通過應行知會的主管業務各院

部會的，所以年來各院部會職輔的

華盛頓婦女俱樂部

程修齡

美國的婦女，無論已婚未婚，對於知識的增進和正當娛樂的提倡，都非常注意。因此無論城鄉，都組織有許多婦女俱樂部。它們擁有會員頗多（自數百人至數萬人），會員年齡有高至七八十歲的。會費均自籌，頗充裕，因此能舉行種種活動，如：演講，遊藝，音樂，歌唱等。或請國內外名人學者演講，演講內容包括音樂，藝術，政治，家政，教育，風土人情等。

美國最有名的婦女俱樂部有二：一個是大學畢業女生俱樂部簡稱 A.A.U.W.；一個是革命英雄女兒俱樂部簡稱 D.A.E.。總會均在華盛頓。

A.A.U.W.不僅是全國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凡是在美屬各大學畢業的女生均為會員，因此我國的女留學生也都是該會會員。凡是美國各大學女生足跡所到之處，即可有該會分會，上海的「美國大學婦女俱樂部」即此分會。

D.A.E.是一七七六年美國對英獨立戰爭時，陣亡將士的女性遺族所組織的。因為年代已多，女性遺屬也愈來愈多。該會是美國規模最大力量最厚的俱樂部。該會會費本係自籌，但政府優待革命遺屬

</

屈原是虛構的人物嗎？

(特稿)

李育仁

辯胡適對於屈原的懷疑

我近來因為多翻了幾次文學史，因而發現到許多不應有的問題——

本來「懷疑」是求學問必要的條件；但懷疑過度，也會引起不良影響。現在就我國先秦惟一的文學家——屈原——來說。屈原的有無其人，是二千餘年沒有懷疑過的。因為我們從：屈原的偉大的作品上，賈誼帶屈原賦，史記的本傳，淮南王安的離騷傳，漢書藝文志的屈原賦二十五篇，及一切一切文士的悲屈原，慕屈原，學屈原，讀屈原的文字上，都可以證明屈原魔力之大，根本談不到他的有無問題。

但是，到了清末的廖季平，他却認為屈原是「子虛」「烏有」，他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不可靠」。又說：

「離騷首句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是秦始皇的自序。屈原的作品，大半為秦博士所為」。

這是謝无量楚辭新論引胡氏楚辭新解的話，楚辭新解原書如何，今不可知。但他這種新奇的說法，却引起了胡適對於這問題的研究。今胡氏在他的讀楚辭一文（胡適文存二集卷二）里，曾舉出兩條理由：

• 第一，史記本來不可靠，而屈原傳尤不可靠。

• 第二，史記本來不可靠，而屈原傳尤不可靠。

（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原」。次說「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原既嫉之，雖放流，膝頭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不會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

（乙）「秦虎狼之國，不可信」。這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

懷王拿來按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割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還是黔中呢？四大可疑。

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戰國時代不會有這樣等奇怪的君臣觀念」。

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釋是漢人的拿手好戲。只有那笨陋的學究，能幹出這種笨事。

胡氏由第一點所說的幾大可疑，便證明了「屈原」是理想的人物。但我們如果看史學常識，並且細心地一讀「屈原列傳」，我們便要發覺到胡氏的武斷，和他讀書的不細心。同時他所疑的，也大多不成問題。至於拿他所說的幾個疑點，來證屈原的必無其人，那就不够了。現在逐條分辯於後：

第一，（子）胡氏說：「司馬遷何以能知孝昭明謚法？」不知史記里後人增加的地方很多，如司馬相如傳讚云：「……楊雄以為靈璧之賦，勸百風……」云云，司馬遷反以能引楊雄之言？此為後人所加可知。我們正可根據「司馬遷不能知孝昭明謚法」，「不能引楊雄之言」，證明「至孝昭時，列為九卿」，「靈璧之賦，勸百風」等語為後人所加；不能據此語反證「屈原」、「司馬相如」傳之不可靠，甚至證明「屈原」「司馬」並無其人。（又按劉知幾史通了：「史記止漢武太初，其後劉向、問、子雲、及諸好學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碑仁，晉滅、段熲、金丹、馮衍、爲融、蕭淹、劉恂等，相次撰讀，迄於哀平之也。」）

胡氏又說：「孝文後為孝景，如何可說『孝文皇帝崩，孝武皇帝立』？」不知道這種錯誤，當然出於傳寫之手。因為司馬遷固不容有此錯，而作偽者（？），也自不至有此錯。我們如果是平心讀書的話，也可於這兩句下注道：「按孝文後為孝景，疑此處有脫誤」，與證明屈原傳之是否可靠，和屈原之是否有其人，無關。

（丑）胡氏說：「（屈原）『既諫』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不知「疏」是對「王苦任之」的「任」字而言，「疏」不過疏遠一點，「不復在位」，不過是不在「左徒」之位。即未放逐，何嘗不可充「使」，何嘗不可「諫大事」？

胡氏又說：「前面不會說『放流』，而下面忽說『解放流』，忽說『遷

之一」，二大可疑」。不知從本傳上看，自屈原爲「左徒」，至懷王入秦，這一期中，屈原的遭遇，僅是由「任」而「疏」，當然沒有被放流。因爲他在懷王入秦時，還在朝諫諍呢！等到懷王入秦不返，而楚迎立太子橫，橫立首先便用與原反對的子蘭爲令尹。本傳說：「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原旣嫉之，……雖放流」，在這子蘭初爲令尹的時候，受到楚人的攻擊，又受屈原的嫉妒，我想：屈原的被放，就應該是這樣環境下造成的。雖然這裏沒有寫屈原被放的話，但有「雖放流」三字，可知道當時屈原是被放了。因爲這時是被放了，所以下面說「遷之」，便是進一步遷遠他的放所。而我們的詩人的一生，便由「任」而「疏」而「放」而「遷」，而終於懷沙自沉了。

胡氏又說「秦虎狼……」二句，是昭睢的話，「何不殺張儀」及「追張儀」等張儀傳亦無之。不知「秦虎狼……」語，司馬早已注明「蓋二人（昭睢，屈原）同諫王，故彼此各贊錄之也」。因爲作史慣例：有同一件事，甲傳歸功於甲，乙傳却歸功於乙的。（爲趙孝成王九年秦圍邯鄲一事，而楚世家，魏世家，所敘各不同，信陵君傳云：「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拔邯鄲……」。春申君傳云：「楚使春申君授趙，秦兵亦去」。又如平原君傳載秦軍爲李同却三十里，魯仲連傳又載秦軍爲魯仲連却五十里。我們當然不根據此傳而又承認彼傳。）胡氏因昭睢有此話，來証屈原的話不可靠，但也何嘗不可因屈原有此話，而證明昭睢的話不可靠呢？至於「何不殺張儀」「王追張儀」事，不見儀傳者，也是歷史家的常例，因爲這是屈原的話，是由於屈原的事，寫在原傳，足見他的識見，別人傳上，却不必了。假如每件史實，凡有闡者的傳上，都要寫出，豈不盡成重複，浪費筆墨？

第二，胡氏這裏的（子）（丑）兩項，都是向傳說的屈原進攻，但我要問：胡氏所懷疑的「屈原」，究竟是屈原的本人？還是漢人傳說的呢？如果只攻傳說，那末，就無異說「屈原儘管『有』，傳說不足信」。如果拿攻傳說的屈原，來作攻屈原本身的證據，那末，我們的祖先，有許多因傳說錯誤，不近理，便都可一筆抹煞了。這是根本說不通的。

至於屈原是否是理想的忠臣，鄭實於說的很好，我們姑且錄來作爲參證。他說：

「漢以前的忠臣，如桀殺龍逢，不必說了，因爲我們對於這一代歷史，還很懷疑。但孔子所稱讚的，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的「史實」，是很可靠的。請問之數子者，是否忠臣？是否有奇怪的君臣觀念？何況屈原又並不見得是有奇怪的君臣觀念的？」胡適之先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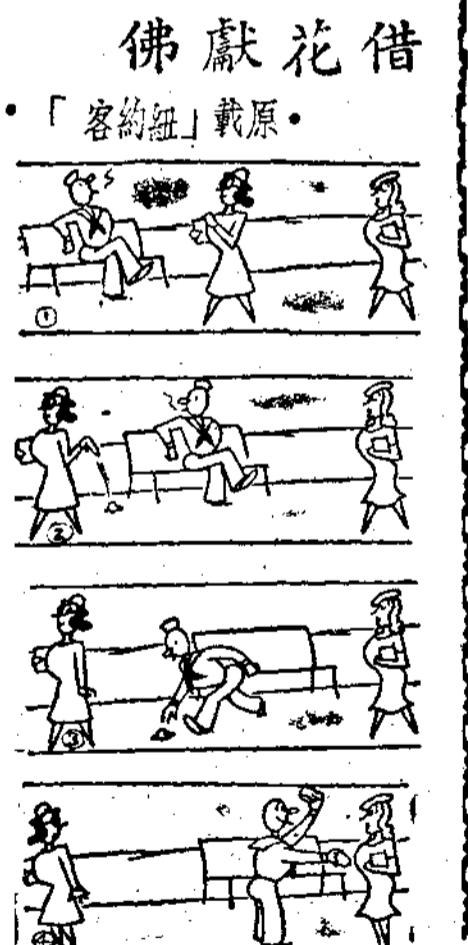
「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我實不知道從何處明明起」。

至於廖氏所說的，「帝高陌之苗裔兮，是秦始皇的自敘」云云，我們除了從史記秦本紀，和楚世家里看見「秦楚的先人，都是「帝高陌之子孫外，絲毫找不到「離騷」和「秦始皇」及「秦博士」的關係。但是「我們讀了「離騷」本文，却不能不承認它是漢以前文學史上驚人的奇蹟。從這篇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到：「屈原的性格」，「屈原的感情」和「屈原的想像」，「屈原的學問」，「屈原的遭遇」，以及一切一切，他這確有生命的文學，無異於替我們介紹了他自己，而使我們明晰屈原，具有政治家的思想，却又有詩人的情感，所以他終身是在矛盾的心情中過着痛苦的日子的。我們從離騷本身上，無法懷疑它是別一時代（漢以後）的產品，別一無名氏的僞作。其實歷史上那裏有這樣高明的文學家，吃飽無事，來替別人作僞，替別人作不朽的事業呢。

最後，我要附帶聲明的，就是：我作這篇文字，似乎有點小題大作

。不過，我因爲看到一些文學史家，他們毫不加察，便輕易地聽從了胡適之的謬說，這樣，不能說沒有影響，所以，這問題便有一談的必要。也無異告訴研究史學的友人們：「讀書要細心」。

三十五年七月十日于漢口



圖書公司 中華

華中區 唯一具有新威權出版社

具文種各刊書全售經
漢口交路通

美國人歡迎德國人

(稿譯者 Richard Joseph Root)

Waverley Root 作
徐勳光 錄

當我在歐洲服務多月後回到祖國的時候，我被

請求簽署姓名於一紅十字的調查表，這本冊子有一

特別欄給歸國的兵士記下

他喜愛的國家的名。

我遂買詳細閱讀這欄

，幾乎有五份之四的歸國

兵士喜愛德國比他們會見

過的任何盟國為甚，這種

統計會使留居在國內的美

國人吃驚，但是任何曾經

到過歐洲戰場的兵士並不

覺得贊奇。

時常聽到在倫敦的美國兵非議

英國人，和在法國的美兵詛咒法國

人，但是很少聽見在德國的美國人

咒罵他們的敵人。少數非難德國人

的美國兵是那些會眼見他們的朋友

死於戰場上，會目睹投降後被槍殺

的美國人的屍體，是那些會嘗過德

國裝甲兵團滋味的戰鬥員。可是接

到過歐洲戰場的兵士並不

覺得贊奇。

戰爭結束後美國兵在德國普到

無限安慰的感覺，他們的環境比他

們會到過的地方較為愉快，大都市

真的被破壞了，但是大多數小市鎮

和鄉村，還是完整無缺的。甚至在

法國南部的孩子都是蒼白的和消瘦

的，但是在德國的孩童營養優良，蘋

果殼紅的頰，看見使人人生快感，成

人的衣服也比其他的地方為佳。

美兵對德國的好感，有一個主

要的理由，自他們渡過邊境時，他

們就沈溺在樂於委身的少女羣中，

他們發現德國的少女們穿着僅可蔽

體的游泳衣，在運河岸上或坐在路

旁，富於誘惑性的暴露着玉腿，若

大，同時也影響德人的策略，緊張

的情緒頓時消釋，美兵發覺德人是

吉普車停住就行了。

美國人為什麼這樣熱情的

戀慕美國兵呢？可能是一極簡單的

原因，就是他們已被剝奪了丈夫很

久，其他一個原因就是由於納粹的

宣傳所引起的道德的崩潰，德國婦

女被規勸不要拒絕在渡假期的德國

兵士任何要求，甚至不拒絕客人的

要求，因此他們於是也決不拒絕美

國人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確是如此做。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歐洲最友好的國民，德人向他們微

笑或止住他們要求講述他們在美國

弟兄們的情況，女子們比前更為

友好，他們走過時孩子們向他們揮

手，可是英國人，意大利人或法國

人均視他們如陌生人，他們覺得德

人沒有理由須要誇媚的，但是德人

確是如此做。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再有煩惱了。

他們所知道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人之於他們好像在美國的

人一般，他們不會想到虐待和暗殺

的故事與德人有關，並且容易相信

德人孜孜不倦的對他們說：只是納

粹黨人才是惡徒，而他們是被納粹

黨蹂躪的良好德國人，現在謝謝上

帝，美國人已把納粹打倒，此後全

國人與德國人之間

城鎮，拔海幾千呎的高度，更多的更高的山道。還有更多的暴風雨，他們要在冰凍泥濘滑溜的小路上走着。

本村的），以及大部分樹苗，由另一條路動身往阿里基巴。他只有一頂帳幕和一幅最簡單的地圖，他要直線地穿過高聳入雲的安底斯山。

又一種治癰聖藥

瘧疾新化合物特效藥已為醫藥界開一新天地。

當然這計劃是不可思議，完全不可能的瘋狂的。但是，在他離開偉爾和他大隊的十天之後，他平安地到了阿里基巴。兩天後偉爾也到了，他只失去了那少數的樹苗，然後兩人動身往伊所雷塔和英國領

上校十分起了疑心，他用危險的謠言傳遍全國。並且，他們又在秘魯和玻利維亞之間的邊境上佈置，兩國威脅着要彼此宣戰。並且說如果捉住探視的人就要砍掉兩隻腳，在危險的謠言散布了四星期之後，馬特耳成功了。附近城鎮的當局下命令逮捕兩國英國人，而且要將

他們的植物沒收。又走了幾哩，一隻載行李的驥子，滑下山路，滾落在峭壁的半中間的叢叢中。瑪干婦下去拯救它和它背上的秦中納樹包。這時不顧失去一刻兒的偉爾，在附近的灌木林中採摘不少遺類植物。他們一到達第一個城鎮就明白看出全國都已沸騰了。村民不再對他們友善。這種發現使情勢起了相當的變化。他們決定由偉爾帶着所有的駝驥和少數橐中納樹包同等，瑪干婦謹慎地再度使用他的手鎗，威嚇着又去偷了三四驥子，趕快將大部分樹苗載好。瑪干婦遭到了更嚴重問題。他帶着三隻驥子和一個警導（後來才曉得這個警導是從未離開過他自己的

被封爲克里門，瑪干姆爵士，巴特上級爵士，皇家協會會員，皇家地理學會會員，和幾十個其他科學團體的會員還得到許多學位。他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建造者。當各國瑪干姆遠征隊出沒于安底斯山中的時候，另一個英國人突然對秦中納樹發生了興趣。他是查理·雷傑耳，一個有進取心的出口商，他曾在秘魯居住多年，他懂得的秦中納樹的事情比大多數植物學家曉得的都還要多些。在一八六〇年他派他的僕人曼紐耳到山里去收集最好的秦中納樹種子。

要，我們的瑪干姆還征隊得來了不
的種子哩！」
於是喬治又將種子賣給荷蘭，
荷蘭只用幾先令買了一磅。這一磅
種子就是最大的荷蘭奎寧獨佔事業
的基礎。

這就是奎寧和人反抗擴大的歷史，這場爭鬥開始在三百年以前。當時的便宜，否則十個害瘧疾的人不會有一個來買的。奎寧必須便宜，否則雷傑耳或瑪干姆又會出現的。

那時荷蘭人一科孚等來源，他們在印度和錫蘭美麗地成長起來，如果沒有雷傑耳的種子和荷蘭的企業，這些英國秦中納林場會破壞南美的奎寧獨佔業的。但是英國種植家遇到不少麻煩——蟲害，出產不良，和不定的市場——因此他們放棄了，讓荷蘭人去發展，而他們自己却着手經營起更有利的茶的種植來。荷蘭人將雷傑耳的種子植在爪哇，固執地排除了各種困難；逐漸他們的出產豐富而成功了。

在他們的彭加倫干草原上，荷蘭人也建立了奎寧獨佔事業，但是不嫌他們先在南美的那個，這次是更為有利的。直到今日，荷蘭人本著一種原則，就是奎寧必須價格相

印度及爪哇。但是這部分歷史，以其中的秦中納，托爾堡巴勒捷和瑪干姆，突然中斷了，它在一八七九年越出了常軌。

很奇怪，直到一八七九年以前，對瘧疾的戰鬥完全是在暗中進行着的。奎寧治瘧疾，但沒人知道爲什麼。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造成瘧疾，也不知道它是怎樣傳染的。但是到一八七九年，世界的顯微鏡下的工作者開始參加了。已經有了巴斯德，柯赤，翁柏寧，魯克斯和其他諸人的發現，細菌學家用他們的顯微鏡和這種熱帶的眼不及見的死

支紅

在一八七九年，巴特利克，曼松發現一種和瘧疾相像的有寄生物的。傳染病是由蚊子的嘴散播的。拉佛蘭從顯微鏡下觀察一滴從瘧疾患者身上取出的血的時候，他發現了一——一隻細小，但侵略破壞着無能為力的紅血球的兇猛細菌。

在一八八三年，金氏宣稱蚊子傳播瘧疾，立刻有幾十個工作者，英國的，意大利的，和法國的開始從這一方面工作起來。安東尼·格拉西出入於意大利小村的產生蚊子的湖溼地帶。羅斯也在印度用各種蚊子在人身上試驗着。

經過十一年之久，一切的詳情才弄清楚，那時羅斯才完成了他的學說。他對別人曾毫無疑問地證實瘧疾是由一種病菌造成的一種奇怪的微生物，一部時間在蚊子體中生存，一部時間在人血中生存。

德國化學家舒里曼以為雞飼殺瘧疾是因為它將人血中的細胞殺死之故。

為了這篇報告，羅那德·羅斯以他自己的健康代價獲得一九〇二度的諾貝爾獎金。由於這些新發現的事實，人們可以從別的方面撲滅瘧疾了，於是工程師，公共衛生行政人員和衛生專家們形成了一枝興奮抗的勇敢隊伍。他們對蚊子中蚊子，要剷滅蚊子的老家，沼澤池和臭水溝。他們用鏟和鋤頭開石油礦一樣的工作。他們形成一個神聖的同盟。

當細菌學家在田野中努力工作的時候，化學家也在鑽研奎寧的結構。在一八七九年，曼松正忙着追尋奎寧的主要成分，被它證實為雞納寧。羅斯在印度完成他驚人的發現了另一組奎寧的分子，一種複合的成分，他命之為米羅雞納。一九〇七年，羅斯獲得諾貝爾獎金五年後，兩個德國人，拉比和荷爾倫發現每個奎寧分子是由一個雞納寧和一個米羅雞納形成的，這兩個分子經過簡單的酒精單位混合起來。

於是，現在有了三個奎寧的單位——雞納寧，米羅雞納和酒精。

德國化學家舒里曼以為雞飼殺瘧疾是由一種病菌造成的一種奇怪的微生物。他證明說奎寧之能力一定就潛藏在這三個分子中的一個中，但是這是不對的。每一單位被單獨試過，然後合起來再試過，但結果是否定的。

舒里曼和他在大德染巴托克斯中的同事把他們關於奎寧分子的記錄放好，轉向新的線索。有人報告說一種很特別的綜合顏料，甲基藍，可以殺滅細菌。舒里曼和他的朋友放下它。然後有人翻譯從前關於雞納寧和別組的奎寧分子的紀錄，那

自從原子炸彈落在日本以後，醫藥界的人和一般人同樣驚恐地討論着原子放射性對於人類可能有的作用。前一星期，海軍醫藥報告解答了這一問題，而且是第一次從醫藥的觀點出發來討論的。

海軍醫生第一步的研究，遭到了毀滅和被炸人們身上所餘的放射能。他們把X光片埋在地裏，結果發現只有很少的放射性。又把光X感光片觸及受傷者的四肢十八小時之後，也沒有什麼放射性影響發現。受傷的病人，的確表現了放射性的病狀。皮膚被X光灼傷和普通燒傷的區別是不容易辨認的。但在灼傷五天以後，若未會受到外來的影響，就能夠確定它是被X光灼傷的。很多病人有脫髮的現象。有些人在第一個星期就開始脫髮，有些在第三個星期開始。但沒有一個人會把頭髮完全脫盡，有些病人在脫髮以後還長出柔軟的細髮來。放射性的主要作用在於骨髓中，伴以嚴重的白血球減少。這種減少數目在一萬以上，而常人的白血球數目為五萬到九萬。有些病人，他們在死亡以前白血球竟完全消失了。大多數病人都患貧血，缺少紅血球和血色素，黃疸病並不多，但有很多人患黏膜炎。對於這種病症的診斷是很困難的。

(譯自一九四六年二月號新聞週刊)

分子。他們想，分子中一定有一組原子起染色作用。得先分出這組原子才行。其中的另一組就是殺瘧菌的了。非得把這組加強才行。

他們取出一組又加上一組，將化學分子像孩，擺積木似地調換着，每一換過，他們就用改好的東西在一個發瘧疾的動物身上試一試。

最後他們完成了第一部。他們找到甲基藍中的殺菌分子，將它加量加強。但是不論用什麼方法，他們都不能移去其中的染色分子。

這是一條不通的路，他們又放下了它。然後有人翻譯從前關於雞納寧和別組的奎寧分子的紀錄，那

約十年後，那同一實驗室里的兩個另外的工作者發明了第三種殺瘧菌的物質——舒里曼就叫這種新化學成分為普拉斯摩金。

雞納寧，甲基藍如果附在一串碳原子後，是可以殺滅細菌的。現在他們發現將同一串碳原子附於雞納寧上，結果却很特別，這一串碳原子使這種弱性的化學成分變成了一種殺細菌的物質！舒里曼就叫這種新殺細菌的物質——阿的平！

他們先試雞納寧，因為這在報告上看來是最有用的。就和他們改變甲基藍一樣，他們現在又在搬動雞納寧，甲基藍如果附在一串碳原

子後，是可以殺滅細菌的。現在他們發現將同一串碳原子附於雞納寧上，結果却很特別，這一串碳原子使這種弱性的化學成分變成了一種殺細菌的物質！舒里曼就叫這種新殺細菌的物質——阿的平！

他們先試雞納寧，因為這在報告上看來是最有用的。就和他們改變甲基藍一樣，他們現在又

江湖上的朋友講義氣！

你哥子，我兄弟，四海之內皆兄弟！

四川的「袍哥」

• 木每 •

天地間另闢天地，社會上另有社會

「袍哥」（即哥老會，又稱漢留及光棍。）是四川的一種民間組織，某處的「袍哥」可以左右某地方上之一切大小事件。例如：政府（尤其是縣政府）設有許多事要在民間去辦或實行，而辦不通的話，你儘可去找當地「袍界」中的有名「大哥」，（我們普通人該呼為「大爺」）包管辦得通，不但有效，而且迅速。就是「大哥」指定某人去死，某人毫無二言，「大哥」的命令為什麼會這樣澈底呢？就是「袍哥」有錢氣，作「大哥」的有擔當，什麼事都拿得起，擺（故意）得平，能排難解紛，若是「兄弟伙」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如家中沒錢，或者本人受了冤屈，只要向「大哥」報告一聲或請個示，是沒有不得到圓滿解決的。

天下袍哥一家人

因此，假使你是一個有「皮」（言有袍哥之地位也）的話，走到任何縣份，一時缺少了盤費，或者在途中遇了事故，或食宿舟車有不便之處，只要向該縣「公口」茶館（所謂公口者，即全體出入之總機

關也。）去拿個「上覆」（上覆即自己介紹自己身份謂之上，彼方應予答覆謂之覆。）包可以得到解決和幫助的。因為「袍哥」的解釋就是「你穿紅來我穿紅，大家服色一般同，你穿黑來我穿黑，咱們都是一個色。」所以「天下袍哥都是一家人。」

拿 言 語

但是「袍界」中這種俠義心腸，亦是因人而施的，決不是一味慷慨，局外人也不能冒充「袍哥」的，因為在「出上覆」時，你就得先拿言語，說明自己大哥的姓名及自己姓名地位等，其款式是這樣：

？山上柳插？柳插山上

今錄其仁字與仁字族上覆之問答如下，以資欣賞富文學意味之民間語言：

（問）閣下貴姓？（答）性某。（問）有占無占？（答）虛占。（問）外十個字（即威德福智宜松柏梅明之字，）占那一個字？（答）占威。（問）內八個字（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占那一個字？（

大五哥的金錢，（大五哥即紅旗大管家，專司各方交際，聯合碼頭，凡接上覆，辦帳幅，驗司對外的，種負責者。）與大五哥回明，我在途中遇了事故，或食宿舟車有不便之處，只要向該縣「公口」茶館（所謂公口者，即全體出入之總機

，安得下坐得下，講漢留要脚踏于指，上附爲尊，指示爲重，我願下初到貴龍碼頭，一無踏脚，二無手措，三無上附，還望大五哥海涵海涵，兄弟要安事了，（舉手一禮）

（答）占某字。（問）閣下是上山插柳，還是插柳上山？（意即是先有袍哥而後進山者，稱爲插柳上山，因進山而後有袍哥者，謂之上山插柳。）（答）插柳上山。（問）閣下穿城而來，還是越城而來？（意即是問你是初進步直到某排，未走轉路，爲穿城而過。由公滿十排起，即止某排，經過許多階段，爲越城而過）（答）越城而來。（問）打從那門而進？（答）由西門而進。（問）城門有多少高？（答）一丈二尺高。（問）作何解釋？（答）遠之象十二萬年，近之象十二個月，言我們兄弟十二萬年中之二個月，衆心都堅固如城門。（問）城門有多少寬？（答）有八尺寬。

。（問）作何解釋？（答）應遵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問）請問閣下江有多少重？（答）有兩斤一十八兩五錢四分九釐八毫。（問）作何解釋？（答）南北兩京爲兩斤，內地一十八省爲十八兩，五湖爲五錢，四海爲四分，九江爲九釐，八河爲八毫。（以上南北兩京乃指南京與北京。

五湖爲湖南洞庭湖，江蘇太湖，浙江錢湖，安徽巢湖，九江爲浙江，揚子江，楚江，湘江，荊江，漢江，全，十八省爲四川，雲南，貴州，甘肅，陝西，山西，

天下

特聘本社
周 劍 漢 律 師 爲 常 年 法 律 顧 啟

廣東，廣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問）湖有多少寬？（答）有一尺六寸寬。（問）作何解釋？（答）南斗六星爲六寸，北斗七星爲七寸，福祿壽三星爲三寸，故稱一尺六寸。（問）江在那裡，湖在何處？（答）江在南極，湖在北極。（問）作何解釋？（答）南極於南冰洋，北極於北冰洋。（問）什麼爲光，什麼爲根？（答）至明爲光，不屈爲根。

何爲漢留

(問) 何爲漢留？(答) 漢族遺留。(問) 何謂梁山？(答) 詩稱「奔奔梁山，惟禹甸之。」不是水滸上的梁山，(問) 創漢留者爲何人？實行者爲何人？(答) 創者爲王船山，實行者爲鄭成功。(問) 鄭成功於何時起手，何地實行？(答) 於順治十八年起手，於台灣實行。(問) 漢留既爲王船山創興，何以不尊王船山而尊鄭成功？(答) 王船山爲理想家，鄭成功爲實行家，漢留不重理想而重實行。(問) 關下由那裡來？(答) 由岷崙山而來。(由岷崙而來，喻其地位之高也)。(問) 向那面而去。(答) 木陽城而去。(木陽城意義：木屬東，陽者富陽也；即晉東虜當陽，吾漢族應聲起而打倒也，打木陽城爲洪門最重之典禮。作木陽城制度，製一斗，上書木陽城三字，下書「木立斗世」四字，取木字十

兩付對聯

(問) 還有什麼？(答) 東西兩門，各有長短對聯兩副。(問)長聯如何寫法？(答) 西門長聯爲「發皇民族精神，不使上國衣冠淪於夷狄」，下聯是；「團結吾人力量，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問) 東門短聯又如何寫法？(答) 「同心同德同肝胆，結仁結義結金蘭」。(問) 兩門有額子沒有？(答) 兩門都有。(問) 如何寫法？(答) 西門額子是「振興民族」，東門額子是「忠孝節義」。(問) 開下恩保承引是誰？(答) 周拜兄是佛祖，頭戴青絲寶篋，身穿紫羅袍服，手執七星如意，身坐九品蓮台。保舉是準提道人，頭戴方巾道帽，身穿八卦道袍，手執七星如意，腳踏登雲草履。承引兼引進是接引道人，頭戴方巾大帽，身着

八，立字六一，斗字十三，世二冊，意卽爲滿清順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六年之四代隱語，漢留與洪門系出一家，均以滅清爲職志，問從何處而云，必言從木陽城而去，卽是打木陽城也。（問）木陽城有多少街巷？（答）有三十六條大街，七十二條小巷。（問）有什麼景緻？（答）東門三灶十八鍋，西門三鍋十八灶。（言木陽城內，東門灶少於鍋，西門鍋少於灶，以造食鍋灶之多少懸殊，必生內亂，言其之不久也。）

八卦道袍，手執兵符寶劍，見妖定斬不饒，這就是愚下的恩承保引，仁兄還要量高（拱手）恭喜發財。

大哥哥栽培
兄弟

一
家

八卦道袍，手執兵符寶劍，見妖定斬不饒，這就是愚下的恩承保引，仁兄還要量高（拱手）恭喜發財。

有地位的人

經過了這一串的詢問，假使你能夠對答如流，就能週行天下，將無往而不利的。因了這些方便的原因，差不多的四川人，大半都是有「皮」的。也因爲「袍哥」的力量太大，許多地方上有地位的人，（例如參議會的議長，參議員，田管處長，徵收處長……）可說是清一色的「袍哥」在担任。例如：我這一縣的正議長，就是本縣的「總舵把子」（意即仁義禮智信五堂人所共認的頭袖）某某所担任的。

「袍哥」，如同一個團體一樣，它的組織也是有系統的。要想加入「袍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你得先有介紹人，並且還要得到「大哥」允許，願意你作他的老弟後，才在「做會」（袍哥聚餐謂之「做會」）。那天，去磕頭作揖賭咒，並得到各「堂口」的承認，還要掛一百廿天的「黑牌」，把你名字一面貼在本幫口茶館內，一面通知各碼頭，在一百二十天，如沒有人來反對你，那才算有「袍哥」藉了。如有人檢舉你身家己事不清白，那你就沒有資格當「袍哥」了。平安的過了一百二十天，你就可以使用「袍哥」的身份在「社會上」去活動。

「大哥哥」收「**兄弟**」，在滿語中謂之「栽培」。
「大哥」「栽培」「兄弟」是一個極慎重的典禮，這種典禮每年頂多只有三四次，大半是在做會時舉行的；假使你已被某「堂口」的大哥願意讓你「進步」（意即准向他人方面前進一步，因「抱臂」認爲平常人不是完人。）的話，你首先就得知恩，承，保，上，引這五個字的意義，「恩」就是「恩拜兄」，（即栽培你的大哥）「承」就是「承行」，（就是訓練你的人）「保」就是「保舉」，（即是把你加入袍哥的保人）「上」就是「上覆」，（領你到大哥面前及向各「堂口」大，三，五，六哥們面前，介紹你的身份，得到他們的承認你爲袍哥的人。「引」就是「引進」（即是你的介紹人。）事先，在你還未進香堂之前，你对「引進拜兄」，早就將這些人給你安排好了，而且把「言語拿順了」的（意即得便站在他左手，他向他拱個手，便接着說：「今有××，瞧得起看得慣着我兄弟，願在××大哥名下學習香規禮儀，請你哥哥的上覆。」這

他「上覆」拜兄，就將你全身打量一下，便向你的「引進」說：「如有身家不清，已事不明呢？」他便回答：「這一切都是有小弟承當。」於是「上覆」就點一下頭，表示願意，此時「引進」便會轉身對你說：「磕頭三個。」這時你就得跪下：「磕頭，起身之後，「上覆」也叫你磕頭，起身之後，到「承」「保」二拜兄那兒去徵求同意，又各磕三個頭。

見大圖

便引你到大哥面前說：「今有
×××，曉得起看得慣我們這個「
堂口」，願在大哥名下學習香規禮
儀，是×幾哥的引進是×幾哥的承
行，是×幾哥的保舉，小弟的上贊
（如有身家不清已事不明，都有小
弟們承當），請大哥開金口露銀牙
，可不可以？」大哥便說：「可以
。」接着他說叫你朝大哥磕三個頭。

大書這時就便「丟緾子」還禮。
丟緒者，外也，昔其外於周公之禮
，凡丟緒子，必翹起左右大指姆，
作騎馬斜身式，右手放在胸前，左
手伸出，此種式子，以示甲冑在身
之意。前清有嫌時代，大哥丟緒子
，俗名作亞屁股揖，毛辯子必斜掛
眼前，以示爲這根豚尾，才興漢留
之意。一面說：「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江湖一把，功業千春。好小
弟！好小弟！」候你起身後，「上
覆」拜兄便對你說：「大哥已經吩咐

磕三個謝恩頭。這時，你就站在香堂外去。「上覆」拜兄便到聖位前作個長揖，便說：「老大哥，老三哥！」（此時各「堂口」來賓及本堂口「兄弟伙」，已按職位坐在香堂兩旁了，聽到「上覆」喊到某職位的人時，那職位的人就站起來。）退後三步，又作個長揖說：「大五哥，大六哥！」又退後三步，作一個長揖說：「久滿十排兄弟伙！」便停止繼續說：「今有×××，瞧得起看得慣我們江湖，已在×大哥名下學習香規禮儀，是×幾哥的引進，×幾哥的承行，×幾哥的保舉，小弟的上覆，現在小弟是來向各位請示的：不知可不可以放行？」全習堂的人這時便會同時有的「丟羅子」，有作的長揖異口同聲的說：「歡迎，歡迎！」于是你又得恭敬的磕三個頭放行頭。

「律自嘗」讀畢後，接着又讀十款：「第一款我不敢上籠打灰，第三款我不敢調戲婢妹，第四款我不敢指柳爲梅，第五款我不敢朝腳掛腿，第六款我不敢以尊壓卑，第七款我不敢造亂，第八款我不敢指柳爲梅，第九款我不敢妄冒涖渭，第十款我不敢浪蕩胡爲。」背十款我若是故意犯罪，准拜兄把我的「寶扎」（即證明照）來追。」讀畢，新貴人便向聖位叩四個響頭（謂之「拜把」），便由證盟者（大凡結盟必先盟誓），「袍界」中之證明者大多爲老大哥擔任，如國民政府之監誓文武各官就職時之監誓委員然。」讀拜把詞：「異姓同胞，當拜把子，萬衆一心，名標青史。」讀畢，你便跪朝聖位立誓：「小弟×××，自入桃園之後，願遵守十條十款，如果口是心非，上不敬兄，下不愛弟，擾亂江湖，願永接書香。謹誓。」立誓完，又磕四個頭，此時大家都會來向你慶喜，有的還說「恭喜，恭喜老弟龍位步步高升！」經過了這一長串麻煩手續，只要過了一百二十天，你就是一個「袍哥」，而是「完人」了。將來有了什麼與人爭吵之事發生，也不會有人以輕視的口氣對你「來不到氣」（意即不够格）沒有受過香規禮儀的「白皮」，「跟我摑到起」的難堪話了。

機會特別多；因為我服務的地方之長官，也是有本地名的「大爺」，因此我對於袍界内幕也知道得極清楚，除了上面一些禮規外，「袍界」的「法律」也是極多而能嚴格實行的。他們的「法律」一共有六種，看犯罪的大小輕重，而加以處罪。這六種是（一）極刑，方式是「凌遲」或「磔」。（二）重刑，方式是「沉水」或「挖坑」。（三）次刑，方式是「剽刀」或「鍊釘」。（四）輕刑，（即俗謂三刀六眼）。（五）翻，「紅棍」或「天平」。（六）降，「降級」，「連根拔」。（六）降，「降級」或「掛黑牌」。也許這些條律規定得太嚴的原故，一些兄弟伙也就不敢輕易去賞法，因此這多年來，我也就沒有看到一個人犯法而受懲的。據說已有人向各幫口提請：山堂內有人犯法，（如犯重極刑）送法院辦理。

中 國 圖 書 誌 雜 公 司 上 發 行 海 本 版 紙 報 誌 書 畫 圖 漢 口 分 公 司

讀者

第一卷 特稿要目

論工民主政治
論戲劇文學
論政治文化
論官僚主義
論貪污

王平秋原原
張惠良陵字驥
論中國文化人
論清文化人
論賓食政污問
五自由憲草研究
見言徵題

劉德經宣傳幕
陶榮棟夷冥幕

在武漢面觀五
年民主與教育的
門戶未免俗的人

張鐵君
趙基誠文君
上海內事記者
我是女間諜

段壽農譯
楊華雲譯
謝冰瑩譯
謝冰瑩譯
謝冰瑩譯
謝冰瑩譯
利贊子
黑愛女
新婚之喜
三幕劇
胡蜂農

合訂三本
先期須約八千

立刻感到這位大匠的高超的藝術手腕，這是我第一次讀到高爾基的作品。次年在莫斯科，就在舊書店裏搜集他的原作，但那時還不能直接閱讀，只能對書興嘆而已。過了一個時期，仗着胡適之先生的譯本，加強對讀了「她的情人」。但離開譯本，就像瞎子失掉了引路人！

一九二八年，我從莫斯科到了列寧格勒。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即現在之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部決定除出政治性書籍之外，還要出一些文藝作品。那時出了「第四十一」，「平常東西的故事」，「星花」，「不走正路的安德倫」等單行本。當時中文部的負責朋友曾約我

一年，那時讀到胡適之先生譯的一篇短篇小說集，其中有一篇使我的情人——她的朋友——

五年一月九日沙皇在彼得堡跟前對請願的革命羣衆的大屠殺。在這血淋淋的事實裏，把沙皇的「仁民愛物」的假面具粉碎了。新華門前的刀，使我感到這篇小說更加親切。當時就想把牠介紹過來，但馬上就離開北平，到了廣州，捲入了大時代的我馬生涯裏，「一月九日」的介紹就擱起了。

被舞了我學俄國語言的原因之一。

二

有一年，我從開封經徐州，上海，到了天津。一下船就先買了一份報紙，觸目驚心的大學標題，刺

刀似的刺入到眼裏，那就是三一八

新華門前的大屠殺。

到北平之後，就讀了高爾基的「一月九日」的原文。這是一篇較長的報告性的長篇小說。為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在彼得堡跟前對請願的革命羣衆的大屠殺。在這血淋淋的事實裏，把沙皇的「仁民愛物」的假面具粉碎了。新華門前的刀，使我感到這篇小說更加親切。當時就想把牠介紹過來，但馬上就離開北平，到了廣州，捲入了大時代的我馬生涯裏，「一月九日」的介紹就擱起了。

三

有

一

九

日

小

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藝欄

胡紹軒主編

小黑姑娘

涂翔宇

「天已經亮了，但是我們看不見太陽。」

「先生，點戲嗎？」侍者開了三炮台的聽子，遞上一支烟給這客人：「先生點什末戲？」

門被推開，走進一個華貴的青年，他的風度，引起全場注意。他走到較僻靜的一角，獨佔了一個台子，取下頭上的呢帽，向旁邊一遞，侍者意識到這準是一位闊客，雙手接了帽子，另一個趕上來接過他的大衣和手套。

「先生，要什末茶？」

「白開水。」

「還是什末牌子的煙？」

「白吉士的。」

「要不得，拿一聽真三炮台來。」

台上的歌女，正在唱「十六歲開懷是那王公子……」台下內茶客怪聲叫着好。

東和的老茶房，「不是，改了招牌，換了現今的老板我才來的。這兒改過好多回招牌，換過許多老板，也不知道換過多少姑娘，日子隔得太遠，以前的姑娘，恐怕

沒有人能够記得了。」「我煩你代為打聽一下，兩年前在東和有一位頂紅的姑奶奶，紅梅，綠玉，紫霞，都是頂漂亮的姑娘，只要你先生吩咐一聲，唱完了就來陪你坐台子。」

民國三十二年一個冬天的晚上，飄着很大的雪。東和歌廳里已經上了九成座，座上的豪客們，雅興正濃，突然有一個日本憲兵隊的憲佐，帶領五個便衣偵探，走進來搜查。

「大家都站起來，不准動！」

台上的紅歌女小黑姑娘，在唱「大審」里那最精彩的一段：「十六歲開懷是那王公子……」台下的客人，正在擊節贊賞。聞入者給這交響曲，打了一個休止符。

歌廳的主人，從帳房里跑出來。

來，對那憲佐鞠躬至地，戰兢地說：「黃大爺，有，有什末事嗎？」

「怎末啦？小黑！你搶老子的生意了？」黃憲佐把黑帽子的生意了？

孔「哼，哼，」地支吾了一

聲，他知道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小黑姑娘之突然作如此舉動，是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所以任其擺佈。

少年莫知所措，僅用鼻孔「唔，唔，」地支吾了一聲，他知道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小黑姑娘之突然作如此舉動，是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所以任其擺佈。

「大爺，開什末玩笑。他

是我媽媽的姐姐的兒子，自幼

死了娘，在我媽跟前長大，和

我像親姊弟一樣，事變後就在

奉感鄉下學裁縫，學又學不好

，老是玩皮，前幾天媽媽特地

接他到漢口來，打算送到進學

堂，買了好些書在家教他，他

却三不知也跑到這里來聽清唱

，剛吃三天飽飯，骨頭錢！憲

佐，你說叫我生氣不生氣，該

接他到漢口來，打算送到進學

堂，買了好些書在家教他，他

却三不知也跑到這里來聽清唱

，剛吃三天飽飯，骨頭錢！憲

從孝感到漢口不久的鄉下人了。及至聽他說到這個可笑的名字，大家不禁都笑了起來。

連無端緊張了許久的客人們也輕笑着笑了起來，且互相研究那名字是那三個字。

「不准笑！」黃憲佐把手

對他的從人問道：

「伙計們，誰報告我到這兒

來帶案子的呀！」

「是我！」便衣偵探之一說

「你來看，這小子土頭土

腦，那裏像個做情報的，你看

那被搶白的便衣偵探，用手

背摟着眼睛，實在有點拿不準

「面貌身個差不多。」

「蠢猪，什末差不多？這醜

事一說也不好惹！」黃憲佐

再三打量少年的面貌身材，就

不知道爲他生過多少氣，請你

帶到憲兵隊去，給我關幾天，

好好的教訓教導，看着他還到不

到歌場里來？」小黑姑娘把少

年推向黃憲佐。

少年立即面色灰白，跪在小

黑姑娘面前，扯着她的衣角，

哀求道：

「姐姐救命，我一定聽你的

話，不要送我到憲兵隊去，再

不聽話的，是你的兒子！」

「放屁！」

但是這一下黃憲佐可開了心

，連忙拍拍小黑姑娘的肩頭：

「得了，這是你們的家事

，我管不着。哈兒，起來，以

後不要到處瞎跑」。他心想：

小黑姑娘是×老總頂歡喜的人

兒，即令她的話是假的，好在

案情不重，落得賣一個人情。

于是向小黑姑娘做了個會心

的笑容！

「你來看，這小子土頭土

腦，那裏像個做情報的，你看

那被搶白的便衣偵探，用手

背摟着眼睛，實在有點拿不準

「面貌身個差不多。」

「蠢猪，什末差不多？這醜

事一說也不好惹！」黃憲佐

再三打量少年的面貌身材，就

不知道爲他生過多少氣，請你

帶到憲兵隊去，給我關幾天，

好好的教訓教導，看着他還到不

到歌場里來？」小黑姑娘把少

年推向黃憲佐。

少年立即面色灰白，跪在小

黑姑娘面前，扯着她的衣角，

哀求道：

「姐姐救命，我一定聽你的

話，不要送我到憲兵隊去，再

不聽話的，是你的兒子！」

「放屁！」

但是這一下黃憲佐可開了心

，連忙拍拍小黑姑娘的肩頭：

「得了，這是你們的家事

，我管不着。哈兒，起來，以

後不要到處瞎跑」。他心想：

小黑姑娘是×老總頂歡喜的人

兒，即令她的話是假的，好在

案情不重，落得賣一個人情。

于是向小黑姑娘做了個會心

的笑容！

「你來看，這小子土頭土

腦，那裏像個做情報的，你看

那被搶白的便衣偵探，用手

背摟着眼睛，實在有點拿不準

「面貌身個差不多。」

「蠢猪，什末差不多？這醜

事一說也不好惹！」黃憲佐

再三打量少年的面貌身材，就

不知道爲他生過多少氣，請你

帶到憲兵隊去，給我關幾天，

好好的教訓教導，看着他還到不

到歌場里來？」小黑姑娘把少

年推向黃憲佐。

少年立即面色灰白，跪在小

黑姑娘面前，扯着她的衣角，

哀求道：

「姐姐救命，我一定聽你的

話，不要送我到憲兵隊去，再

不聽話的，是你的兒子！」

「放屁！」

但是這一下黃憲佐可開了心

，連忙拍拍小黑姑娘的肩頭：

「得了，這是你們的家事

，我管不着。哈兒，起來，以

後不要到處瞎跑」。他心想：

小黑姑娘是×老總頂歡喜的人

兒，即令她的話是假的，好在

案情不重，落得賣一個人情。

于是向小黑姑娘做了個會心

的笑容！

「你來看，這小子土頭土

腦，那裏像個做情報的，你看

那被搶白的便衣偵探，用手

背摟着眼睛，實在有點拿不準

「面貌身個差不多。」

「蠢猪，什末差不多？這醜

事一說也不好惹！」黃憲佐

再三打量少年的面貌身材，就

不知道爲他生過多少氣，請你

帶到憲兵隊去，給我關幾天，

好好的教訓教導，看着他還到不

到歌場里來？」小黑姑娘把少

年推向黃憲佐。

少年立即面色灰白，跪在小

黑姑娘面前，扯着她的衣角，

哀求道：

「姐姐救命，我一定聽你的

話，不要送我到憲兵隊去，再

不聽話的，是你的兒子！」

「放屁！」

但是這一下黃憲佐可開了心

，連忙拍拍小黑姑娘的肩頭：

「得了，這是你們的家事

，我管不着。哈兒，起來，以

後不要到處瞎跑」。他心想：

小黑姑娘是×老總頂歡喜的人

兒，即令她的話是假的，好在

案情不重，落得賣一個人情。

于是向小黑姑娘做了個會心

的笑容！

「你來看，這小子土頭土

腦，那裏像個做情報的，你看

那被搶白的便衣偵探，用手

背摟着眼睛，實在有點拿不準

「面貌身個差不多。」

「蠢猪，什末差不多？這醜

事一說也不好惹！」黃憲佐

再三打量少年的面貌身材，就

不知道爲他生過多少氣，請你

帶到憲兵隊去，給我關幾天，

好好的教訓教導，看着他還到不

到歌場里來？」小黑姑娘把少

年推向黃憲佐。

少年立即面色灰白，跪在小

黑姑娘面前，扯着她的衣角，

哀求道：

「姐姐救命，我一定聽你的

話，不要送我到憲兵隊去，再

不聽話的，是你的兒子！」

「放屁！」

但是這一下黃憲佐可開了心

，連忙拍拍小黑姑娘的肩頭：

「得了，這是你們的家事

，我管不着。哈兒，起來，以

後不要到處瞎跑」。他心想：

小黑姑娘是×老總頂歡喜的人

兒，即令她的話是假的，好在

案情不重，落得賣一個人情。

于是向小黑姑娘做了個會心

的笑容！

「你來看，這小子土頭土

腦，那裏像個做情報的，你看

那被搶白的便衣偵探，用手

背摟着眼睛，實在有點拿不準

「面貌身個差不多。」

「蠢猪，什末差不多？這醜

事一說也不好惹！」黃憲佐

再三打量少年的面貌身材，就

不知道爲他生過多少氣，請你

帶到憲兵隊去，給我關幾天，

好好的教訓教導，看着他還到不

到歌場里來？」小黑姑娘把少

年推向黃憲佐。

少年立即面色灰白，跪在小

黑姑娘面前，扯着她的衣角，

哀求道：

「姐姐救命，我一定聽你的

話，不要送我到憲兵隊去，再

不聽話的，是你的兒子！」

「放屁！」

但是這一下黃憲佐可開了心

，連忙拍拍小黑姑娘的肩頭：

「得了，這是你們的家事

，我管不着。哈兒，起來，以

後不要到處瞎跑」。他心想：

小黑姑娘是×老總頂歡喜的人

兒，即令她的話是假的，好在

案情不重，落得賣一個人情。

于是向小黑姑娘做了個會心

的笑容！

「你來看，這

說着那多情妓女玉堂春的哀怨，
兩年前小黑姑娘救我脫險，
助我到後方去。現在我回來了，
小黑姑娘到那裏去了呢？一個風塵中的女子，真個會像暖室中的盆花，不能開得太久，就默默地凋謝了嗎？——樂聲明有點木然。小黑姑娘的歌喉，彷彿還在耳邊響着。他回憶她是怎樣在那第二天的下午八點鐘給他介紹了販貨到四川去的黎甫澄，他回想他是怎樣進入一個新天新地中去，像翻譜過去的日記，自己的經歷，有如一支驚險動人的故事。

樂望明回到漢口，他已經是一個衣服都賣舉止豪闊的紳士，當他從輪船上跨進漢口的土地，宛如一個收復失地的將軍，驕傲地參加了隆重的入城式。匆匆覓定了他的「行轅」，便找到歌場里來訪問小黑姑娘。

六、

「先生，對不起，都不知道小黑姑娘是誰。」茶房的話打破了樂望明的沉思。

望明懶懶地呷了一口已涼的開水，付過了錢，討還衣帽，呆呆地走出去，無暇領受身後茶房阿諛的笑容。

他深深地悔，那一天與小黑姑娘走到巴黎街附近，她指指前面，說過去不遠就是她的家，為什麼不送她到門口呢？在她手指所及的地方，是三條並行的馬路，她住在那一條路，那一條街？那一家呢？

望明回到旅館里，決定在報紙上登一條尋人廣告。

廣告沒有收到絲毫的效果，真正是尋求快樂的心情去唱歌，他漸漸感到空虛，無底的空虛！他需要充實而刺激的生活，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以他轉了念頭：小黑姑娘是一個可愛的女子，應該娶她作自己的內助。

一

「先生，對不起，都不知道小黑姑娘是誰。」茶房的話打破了樂望明的沉思。

的貨賺了幾倍的利息，拆給他一份，他偶然聽見人說，重慶市場快變行市，天天上漲，託要先生把所有的錢都辦了快運，黎先生始終認為黎望明是小黑姑娘的表弟，見他的錢全部辦了貨，又拿出錢給他報號，買船票，送他到重慶。

打破了樂望明的沉思。
望明懶懶地呷了一口已涼的開水，付過了錢，討還衣帽，呆呆地走出去，無暇領受身後茶房阿訥的笑容。

他深深地失悔，那一天與小黑姑娘走到巴黎街附近，她指指前面，說過去不遠就是她的家，為什麼不送她到門口呢？在她手指所及的地方，是三條並行的馬路，她住在那一條路，那一條街？那一家呢？

望明回到旅館里，決定在報紙上登一條尋人廣告。廣告沒有收到絲毫的效果。

他漸漸感到空虛，無底的空虛！他需要充實而刺激的生活，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以真正是尋求快樂的心情去唱歌。

一

「先生，對不起，都不知道小黑姑娘是誰。」茶房的話打破了樂望明的沉思。

後茶房阿訥的笑容。
他深深地失悔，那一天與
小黑姑娘走到巴黎街附近，她
指指前面，說過夫不遠就是她
的家，為什麼不送她到門口呢？
在她手指所及的地方，是三
條並行的馬路，她住在那一條
路，那一條街？那一家呢？
望明回到旅館里，決定在
報紙上登一條尋人廣告。
廣告沒有收到絲毫的效果。
他漸漸感到空虛，無底的
空虛！他需要充實而刺激的生
活，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以
真正是尋求快樂的心情去扣歌

一切人對他都是那末恭順而虛偽，一切事對他都是那末平淡而陌生，每晚每晚，總是興緻索然地戴上呢帽，悻悻然地走出那逗留也無益的處所。

在漢口，他沒有一個朋友，過去所熟識的人，也許都還活潑，但他們大概不會站着看自己一樣高，除了小黑姑娘。他願對任何人都以輕視的眼光去看他們。他覺得兩年前在漢口曾經是一個英勇的鬥士，那一段戰鬥的日子，應該培養她今日目無餘子的自尊心。漢口雖大，沒有一個女子比得上小黑姑娘美。如果再呆一星期沒有下落，漢口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到上海去找找重慶結識的幾位朋友，痛痛快快玩他幾年。

行蹤，特地到旅館來拜訪樂望明。茶房還沒有轉來回信，而樂望明已經跑到賬房里來了。「黎先生，你怎末找到這兒來？」曉明緊緊拉住南澄的手，拖着他走出去。「我家館子坐坐，從頭說起！」兩個人對着牆，彼此說了許多別後情形和想慕的話。「老黎，你是小黑的至親，總該知道她的下落吧？」曉明問道。「不，我不是她的親戚。你是她的長弟，照理……」「天曉得！我連她姓什麼都不知道呢！」「我也是一樣。」「你是日本投降以後回漢口的麼？」
「說起來滿愧，」南澄矮上夾着的一塊鵝丁剛送到口里的，又停下來。「我是上半年回的。本來在老河口跑生意，老河口吃緊，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偷偷摸摸回到漢口來，照後方來人的看法，我們算是「順民」了。」「那里，那里？那時你會到過小黑姑娘沒有？」
「沒有。不過聽到過她的消息，據說我們離開漢口後，她被黃憲佐逮去關過三天。關在大牢裏，」

七

樂望明需要到刺激場館空虛，他注意報紙上的酒館廣告，決定重新過一過在重慶吃女招待的風流生活，然後赴港。他記下每一家有女招待的地名，排列次序，逐家照顧，並邀了黎雨澄作陪。在一家號稱「美女招待體始入微」的廣東館子里，樂望明和黎雨澄足足等了一個鐘頭，還沒有喝到一杯茶。「茶房，王八養的！」樂望明敲着桌子。

「你眼睛瞎了，明明兩個
人，你數不清楚。」望明恨不
得一腳踢倒這個遲遲而來的「
美女招待」。

「是吃飯是……」

「不是吃飯是吃藥！真是
廢話！去去，換一個長得像人
樣子，能夠說人話的來！」望
明大聲吼着。

女招待面紅耳赤地退去，
在隔壁房間，向她的同事們商
議着：

「客人好大脾氣，一號，
你去吧。」

「我有熟客人。」

望明和甫澄聽見這聲音好

熟，甫澄連過去掀開簾子。

「喂，那一個是一號？」

「下樓陪客人去了。」

「喊她上來！」

甫澄回到位子上，拍拍秀

着的腦袋。

「老弟，我十拿九穩，那
剛才說話的第一號一定是小黑
姑娘。」

「我想大概也是的。」

「火柴都來了。」

「喂，隨便來兩樣下酒的
梨，酒嗎，先燙一斤花生。你
快到樓下去請第一號上樓，我
們是她的好朋友，都是剛從後
方來的。」

「什末人把她帶走了？」

「兩位先生，對不起。」

「你們下去看。」

「是王大爺？還是汪大爺還是黃
大爺？」

兩人都沒有再上樓去吃任何

「你眼睛瞎了，明明兩個
人，你數不清楚。」望明恨不
得一腳踢倒這個遲遲而來的「
美女招待」。

「不要弄錯了，先問問明
白。」望明心里不住的跳，那
有這樣的奇怪事，小黑姑娘會
當女招待？「喂，我問你，那
第一號姓什末？」

「姓梁。」九號說。「她

叫做梁燕嬌，以前是東和的歌
女。」

「還不是就對了！」甫澄

澄跳起來把桌子一拍，張着大

嘴傻笑起來。

「我再問你，她的右眼角

是不是有一顆紅痣。」

「有的，先生。」

「還問什末，這樣好了。」

請你馬上找一號上來，你告訴

她，我姓黎，這位先生姓樂。」

女招待走後，樂望明才露

出他的笑容。

「樂先生，這才是巧遇呀。」

「老闆，你不要客氣。我

們是第一號梁小姐的親戚，前

天才打後方回來，特地來還兒

女的，到底是什么人把她帶

去了，告訴我們，也好想想辦

法。」黎甫澄說。

「哦，那就好極了，來，

來，拿煙來，喫，叫你們拿烟

來；兩位，兩位請帳房坐。」

他手忙腳亂地張羅着。

三個人走進帳房，茶房拿

了烟茶進來。

「忘了請教。」

甫澄說了兩人的姓名。

「黎先生，樂先生，事情

是這樣的，有一位黃大爺——

兩位先生把他帶走了。」

「兩位先生，對不起。」

酒館的主人和茶房，在收拾滿
地的碗筷。

「到底什末事？」望明猜

，以前在日本憲兵隊幹過憲佐

，後來加入新編第×路軍幹情

讓人家把人帶走了。」

那胖子老板連忙陪着不自

然的笑臉。「兩位先生，沒有什末。沒什末。驚吵了兩位

，對不起。」這人的神情，就

像生出來就受慣了欺壓，長於

低聲下氣委屈求全，他用手招

招在樓梯上的第九號。「來，

來，好好招待這兩位先生，嘿

，嘿，對不起，先生，實在沒

有什末！」

「老板，你不要客氣。我

們是第一號梁小姐的親戚，前

天才打後方回來，特地來還兒

女的，到底是什么人把她帶

去了，告訴我們，也好想想辦

法。」黎甫澄說。

「哦，那就好極了，來，

來，拿煙來，喫，叫你們拿烟

來；兩位，兩位請帳房坐。」

他手忙腳亂地張羅着。

三個人走進帳房，茶房拿

了烟茶進來。

「忘了請教。」

甫澄說了兩人的姓名。

「黎先生，樂先生，事情

是這樣的，有一位黃大爺——

兩位先生把他帶走了。」

「兩位先生，對不起。」

兩位先生把他帶走了。」

「黎先生，樂先生，事情

是這樣的，有一位黃大爺——

兩位先生把他帶走了。」

大爺？」

「樂先生，我是說黃大爺

，以前在日本憲兵隊幹過憲佐

，後來加入新編第×路軍幹情

報，和平以後，就是上個月底

，他又穿上國軍制服變成二橫

三（註）的副官了。自從他被

了官以後，天天到這兒來找梁

小姐的麻煩。剛才他又邀了幾

個朋友來吃飯，硬要梁小姐坐

在他旁邊陪他喝酒，梁小姐不

答應，躲到樓上去，他們硬找

她下來，動手動腳的，梁小姐

打了他一耳光，這樣就把事鬧

大聲地說着！

「什末人在這里吵？」

「這位同志，請問這兒是

不是×路軍指揮部通信處？」有

一位黃副官住在這兒嗎？」黎甫

澄很有禮貌地詢問。

那士兵端詳兩人的穿着，

「这个人是這干人的天下，現在，日

本人投降有一二十天了。漢口

還是這千人的天下，我們小老

百姓，那一天才能伸頭呢？不

曉得位先生說，今天他們吃了

三十幾萬（註二）的菜，酒，

一個小錢沒有給，又打破那樣

多的粗磁碗，盤子，杯子，最

不講道理的，那黃大爺還打了

我兩耳光。」在這個純良小市

民的無神的眼里，含蓄着無窮

的怨恨。「先生，我們做生意

也真難呀。」

「兩位官員會誰？」

「黎澄說了兩人的姓名。

「黎先生，樂先生，事情

是這樣的，有一位黃大爺——

兩位官員會誰？」

東西，匆匆走出酒館，找到×
里去，幾處東倒西歪的房子
，在夜色朦朧中看不清門牌，
兜來兜去，逢人便問，問不出
一點頭緒。黎甫澄想出了一個
辦法：挨家挨戶冒叫着！

「黃副官！黃副官！」

他的喉嚨很響亮，果然發

出了作用，從一棟較完整的房

子裏走出一個打着呵欠的鎗兵

，大聲地說着！

「什末人在這里吵？」

「這位同志，請問這兒是

不是×路軍指揮部通信處？」有

一位黃副官住在這兒嗎？」黎甫

澄很有禮貌地詢問。

那士兵端詳兩人的穿着，

「这个人是這千人的天下，現在，日

本人投降有一二十天了。漢口

還是這千人的天下，我們小老

百姓，那一天才能伸頭呢？不

曉得位先生說，今天他們吃了

三十幾萬（註二）的菜，酒，

一個小錢沒有給，又打破那樣

多的粗磁碗，盤子，杯子，最

不講道理的，那黃大爺還打了

我兩耳光。」在這個純良小市

民的無神的眼里，含蓄着無窮

的怨恨。「先生，我們做生意

也真難呀。」

「兩位官員會誰？」

「黎澄說了兩人的姓名。

「黎先生，樂先生，事情

是這樣的，有一位黃大爺——

兩位官員會誰？」

「這是我門黎主任，有公

事會你們黃副官黃耀田。我們

是剛從重慶下來的。」

這一個接待客人的士兵，

連聲說了幾個「是」字，跑進去通傳，約摸過了五分鐘，才出來回信！

「報告兩位官長，黃副官已經出差，今天天亮才走，聽說是派到黃陵廟捉漢奸去了。」

九、

在樂望明黎甫澄第一次去找黃福田的那一天晚上，小黑姑娘就在那間屋子的樓上，第二天晚上，她還是在那間屋子的樓上，因為樂黎兩人的兩次尋訪，才觸動黃福田遷地為良的念頭。在第三天的清晨，一輛小包車把小黑姑娘送到漢口郊外城家山附近的一間小民房里，在路上小黑的眼睛被布蒙着，兩手被反綁着。

當小黑的眼睛能够自由看，雙手能够自由動的時候，她已經被帶到一羣流氓的面前。其中有一個人大聲叫罵着：「馬上關起來，還個女漢奸！」

小黑的心里平靜得很，她認識這些人的前身。

「快說，你以前替日本人幹了些什末工作？」

「你們才替日本幹了些不要臉的事。」小黑不願意將自己向來強硬的嘴變軟。

衆人七嘴八舌說了許多不

得要領的話，最後由一個女人在那裡說了，他們都可以供

把她帶到另一間小屋子裏去。終於出現了黃福田。

「小黑，我是一番好意，

勸你就跪把女招待的事辭了不

幹。我現在當了副官了，人家

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一個女

招待，叫我面上多沒有光彩？

「你來，你的母親抽雅片烟，

你知道，中央來了以後，老

百姓抽大烟是要鑑定的嗎？」

「你的一切，只有我知道，我

知道，今天我們把話說妥，姓

黃的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只要

你識抬舉，什末事都好辦，你

人大性大，一條小命白丟了不

算什末，你可不要讓你的媽白

送死。」

黃福田說完了話，悄悄退

去。接着是不斷的說客的惠臨

， 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形下，

本人幹過些什末事？偽組織的大老官們，那一個你沒有伺候

？……

「黃福田，你就不記得你

自己幹過些什末不要臉的事嗎

？你不記得你殺過多少人嗎？

你不記得你把我捉到大字憲兵

隊去關起來要我交出愛國份子

嗎？黃福田，日本人打了敗仗

， 你們還些該死的還活着，真

是老天沒有眼睛！」小黑的話

， 像一陣急驟的雨點，打在黃

福田的頭上。

黃福田冷笑了一聲。

「但是我今天是什末？你

睜大眼看着：堂堂的黃副官，

要是我不講交情，不想開開心

， 對不起，你的小命早完了。

沒有把你怎麼樣？我真急死了

你的下落，一定把我養老送終

， 你爲什末做出這種胡塗事呢

？」

「伯母，聽說有一家電影

院在映海棠紅，是演的一個歌

女的故事，我想請你去看，實

說：樂先生還幾年發了幾千萬

的財，因爲感他的恩，立志不

娶親，現在特地趕到漢口來：

「看情形吧，你高興就去

看，不高興就不看。這片子是

三塊戲名伶白玉霜主演的，你

看看白玉霜，就跟看見燕嬌一樣。」

梁老太太的一場病，療養

了二十天才好，樂望明的謹慎

順民，不該讓人家捏着我的把

柄。今天望，明天望，好不容易

老婦人忍痛戒掉了晚年的唯一嗜好。

「什末？」媽媽推開小黑

的門，「燕嬌，你聽說！你瞎說！」

「是真的，這是我的報應

，以前，我應該好好的做一個

順民，不該讓人家捏着我的把

柄。今天望，明天望，好不容易

老婦人忍痛戒掉了晚年的唯一嗜好。

小黑姑娘每隔一天夜晚必

回家看望一次，因爲樂黎都是

白天使。她叮囑媽媽無論如何

不能讓黎甫澄和樂望明知道她的消息。

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樂望

明照例到樂家去，匆匆告訴樂

太太：「你來，你的母親抽雅片

烟，你可知道，中央來了以後，老

百姓抽大烟是要鑑定的嗎？」

「你的一切，只有我知道，我

知道，今天我們把話說妥，姓

黃的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只要

你識抬舉，什末事都好辦，你

人大性大，一條小命白丟了不

算什末，你可不要讓你的媽白

送死。」

梁老太太的一場病，療養

了二十天才好，樂望明的謹慎

順民，不該讓人家捏着我的把

柄。今天望，明天望，好不容易

老婦人忍痛戒掉了晚年的唯一嗜好。

「真的嗎？你連泡子都不吞了？」

「不吞了，這都是望明的孝心呢！」

「媽媽，你不要提他了。」

「

吃了飯，小黑收過碗筷

，就要起身。

「今天星期，你女婿有些應酬，家里客人多，我要早點回去。他要我早點回去的，周去遲了，他會派人來找我的。」

小黑伸手去拉門，手剛伸到門邊，有人從外面把門推開

。

「梁小姐，你回來了。」

「這位先生是……」

老太太在她背後叫道：

「這就是梁先生。燕嬌，

等一等走，等一等走！」

「

門外的眼睛和門里的眼睛

認着了。

「梁小姐，你回來了。」

老太太在她背後叫道：

「這就是梁先生。燕嬌，

等一等走，等一等走！」

「

小黑姑娘用眼淚和嘆息回

答了梁望明的敘述。

「梁小姐，我的財產都是

你的，是我代你經營得來的，

我今天就可以全部交還給你；

甚至「我」也是你的，如果沒

有你，早就沒有了我。但是，

你好像是拒絕了我。」

「我已經錯了！」

「你應該反抗！黃福田以

前是標準漢奸，多少人在他的壓迫下受過罪，現在天已經亮了，我們還能夠在他的脚下忍氣吞聲嗎？我們要向社會揭穿他過去的祕密，向政府告他，他脅迫你成婚，就是一樁該殺頭的罪名。」

這時門微微地開啟，但是他們沒注意，推門的人悄悄站在外面，偷聽着他們的談話。

「是的，望明，我覺得也應該這樣辦，馬上告黃福田，馬上跟他離婚！」老太太興奮地說。

「要是他問得過黃福田，你肯不肯嫁他呢？」

「媽，我還沒有想到這上面。我要在床上躺一躺，心里實在煩亂！」

「梁太太未離婚？根本這種結合在法律上沒有根據，怕什麼，登個報說明一切，請社會裁判，我立刻就去辦這件事情。」

梁小姐你不要再回到黃福田那兒去。我另找一個房子你們搬

呀！」

小黑姑娘點點頭，用感激的臉。

望明寫好了一則申明婚姻無效的聲明，念給她們聽了一通，鄭重地放在身上，

「我先找梁先生到這兒來陪你們，要是發生了什末事，他會應付的。」

媽媽關了門，反凹上。走

回來問小黑：

「你希望明這個人好嗎？」

醜惡。

十三、

黃福田佈置得非常週密迅速，他的人輕輕發落了梁望明

以後，他自己裝着很閑散的樣子來找小黑姑娘「回去打牌」

。

黎甫澄沒有來，她不能突

然表示翻臉，只好跟他走。

門口停着一輛汽車。

「燕嬌，坐汽車，回去吧！」

「遠未近一點，坐竹末汽

車，走走舒服些。」

「黑得對面不見人，跌着

跟著自己，心里有事，也管不

了些事，只顧往前走。」

「喂，請問一聲？」背後

有人在問。

「喂，司機，你昏了，把

車子開到那里去。」小黑看見

汽車開到了市郊。「福田，你

還是幹什末？」

「兜兜風，大家涼快，涼

快，沒有什末。」他冷冷地說

。

「你說什末事，我心裏明

白。」

「你說什末事，我心裏明

白。」

「你與我離婚，他要討你。是不

是？」

「好的，我還就陪你去律師。」黃福田的臉，在人類

中找不出類型。」

車子在黑暗中疾駛，只有

車前兩道跳躍的燈光。

「你把我騙到那裏去。」

「告訴你，漢口反正是呆不下去了，我們的部隊在僞軍

改編的，現在撤消了番號，老子的副官也垮了掉，但是老子的威風還在，任你變成一個什

麼，老子黃福田是不向誰輸一口氣的，你以為我會讓你

們來料理我？別做夢了！老實

說你聽，姓黃的玩不成，人家

也玩不成，——大家都玩不成

！我現在送一個地方讓你去快活快活！」

「黃福田，你不要瞎鬧，

我的朋友不會騙了你的！」

「不要臉！王八無情，表

子無義，你有什末朋友，你是

說那個姓羅的小子嗎？好小子

，他從你家里走出來，我就釘

上了他。——

「你把他怎末樣？」小黑

捉住黃福田的衣袖。

「放手，坐好了說話。」

「你把他怎樣了！你還鬼

到孝感，賞你十萬老法幣！」

「你要帶我到孝感去幹什

宋？

「我要你幹什麼？你配幹

她把臉靠在黃福田背上，狠狠

最後，她摸着車門。

「天已經亮了，但是我們

十四、

第二天，有趕漢口的客

上滑下來。最後她伸直腿，用

人在公路上發

現一具女屍，他

巨大的巴掌，打了她一耳光，

她的耳朵在叫，她的口腔麻木

，她摔倒在車角，看見口里有

一種腥氣的液體，從嘴角流到

頸子上去。

黃福田的笑聲，在她耳里

有如雷鳴。

她的手摸索着，摸着車上

的一件事，希望你有勁再打我一

下；你的朋友羅什宋，我已經

派人把他幹了！」

小黑姑娘覺得天昏地轉，

•

看不見太陽！」

她的手抖着，幾次從把手

地咬了他一口。

黃福田捧起她的臉，伸出

生之門，也是一扇死之門。

她慢慢把手往上移，移，

移。

她摸着車門的把手，她試

回顧一下黃福田，借着燈光，

她看見他已經閉着眼睛在發神

中跳去！

車子並沒有停，黃福田微

力把車門扭開，向無邊的黑暗

有兩個幾寸深的小坑，而那女

屍的兩支手指甲里，都滿藏着

泥土。

（註二）指爲警

械強盜放在空出的地方，來一

希甜睡。

也許是車子減輕了負擔，

輕輕地飛駛而去。

三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夜

一點十五分脫稿于漢口

泥士。

（註二）指上校

道十四號民主周刊社招

記者

聞兩先生的信，這封信上有這

位老娘教導你們。

只要適合

這樣的話，「聞一多這樣糊塗，

好，三天就可天下爲公，你們

，如果不聽我的話，我就在那

他一家都神頭神腦，關起門做

了鬼事，更不敢見人，須知我

昆明的朋友會去訪問過她太太

落山了」，過了幾天，她第二

次又來，老大編她聞先生已經

一時太太受了這一刺激後，心

隨着復發，她對來訪者至感欣

喜。

聞一多先生死了，一個在

「多是兩個夕字，夕是太陽快

和聞小姐，下面是她回來信：

「即太太受了這一刺激後，心

隨着復發，她對來訪者至感欣

喜。

聞一多先生死了，一個在

「多是兩個夕字，夕是太陽快

和聞小姐，下面是她回來信：

為什麼這麼多的美國人歡迎德國人

(以上接自第九版)

以下原稿遺失，特請熊壽鑑先生於百忙中相譯過，謹向徐鈞光先生致歉並向壽鑑先生表示謝意！編者：我時常被人錯誤為法國人。於是可以聽到德國人向美國人所說的話。

在法國佔領區，德國人時常說：「裏搜劫房屋強姦女人麼？」

當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時候，我

在德國首次的反響是暗中透露的

歡喜。但是，德國人很快認識這是一個不好的戰術，他們開始以苦惱

的表情來接近我們。他們說：「你

們偉大的總統已經逝世了，是多麼

大的一個悲劇！他會了解我們的

他的遠見，會給德國人以一個正義

的和平的」。

在德國的美國兵一天一天為無

止境的宣傳，和一般德國民眾具有

會將在華盛頓活動，並且支持那些

認作他們會員的政治家，對國際情

勢的評論，這些出征軍人將提攜他

們從歐洲帶回來的印象採取立場。

這些印象可能對於我們國家的

命運有一個可悲的影響。他們可

能作微妙和困難的國際合作之建立工

作上斬喪我們的努力。他們可能帮

助一個敗北的，屈辱的，失望的，

富復仇心的德國從她的灰燼中站

起來，從事第三次的世界統治。

我們現在必須開始挽救我們艱

苦戰鬥所獲得的和平，告訴他們那

個禍根是如何之深，他們那

牲以從那兒解救我們，指示他們誰

是他們在世界上的朋友，誰在表面

上微笑和作詔勅之詞，却仍舊是他

們的敵人。

不能從它的誠實朋友中指出它

的真正敵人的國家，災難正擺她的

前面。(譯自美國讀者文摘)

羣書局

號六八三路胡昌武林翼

市文化自動委員會

基文化館

敦華影五

中華影五

漢史影五

公裝影五

藝社影五

劇演影五

舞台監督影五

服裝設計影五

佈景設計影五

余凌雲影五

程華影五

雲沫雲影五

若魂影五

洪日影五

出每演影五

午日影五

日出影五

【後地影五

七月影五

七半影五

陵堂影五

會影五

價影五

元千三影五

元千二影五

元千一影五

供應七聯出版國定
中小學各級教科書

出版各種課本參考書
售價與各出版家一律
教育用品 地圖掛圖
圖書雜誌 應有盡有
歡迎選購

內政部核准證字一〇一四八號
中華人民政府第一類新報紙

零售，每冊五百元

訂閱先付五千八折價特

是全國雜誌的吐納站。

漢口分店交通路三十八號

